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吳鵬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一

春官宗伯第三之五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讀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　賈氏公彥曰諸侯之五儀據五等之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二命一

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

案大行人掌客及覲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曰五儀者送逆牢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為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别不礙其為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為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非謂諸臣之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

該侯國疏謂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

賈疏若周公太公有德封於齊魯是出封二王加命為上公九命者即二伯分陜者也

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

子男之城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賈疏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侯伯自公而下降殺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

賈氏公彦曰匠人營國方九里若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為差若據此文九命已下以九七五為節則天子城宜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或匠人所稱據異代之法與案匠人營國方

九里與冢宰司徒祀舉五帝司服舉衮以下同皆除第一等而言　王氏昭禹曰公其爵也伯其職也　王氏詳說曰為伯稱公則終其身二王之後稱公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其後世曰齊侯魯侯是也至宋則終春秋之世曰宋公蓋二王之後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

案上公九命二種二王之後稱公者與外之侯伯子男為類繫乎其國而世者也三公加命為二伯者與

內之孤卿大夫為類繫乎其人而不世者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命中下大夫也賈疏序官有中下大夫此不分言之是知同四命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王氏昭禹曰不言三孤則與卿同六命也　陳氏傅良曰中下

大夫同四命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但爵有高下耳不言士者士爵卑無出封之理　鄭氏鍔曰出封加一等近君禮宜殺遠君禮宜隆

辨正王氏詳說曰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職六命賜官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為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人欲武公為卿士雖六命之衣亦所願為宗伯職謂内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為卿士者是出則加入

則不加不減也

案出封加一等封建之初則然如康叔為司寇六命封衛侯則七命是也若外諸侯入為六卿者各以其爵與命如為三公則當加為八命而於傳無見焉

餘論陳氏傅良曰古之用人更迭出入初無内外之殊故王朝公卿或外諸侯為之外諸侯或内公卿大夫為之初不見其輕重見於春秋傳者鄭武公莊公及虢公並為王卿士猶有古意

存疑賈氏公彦曰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為陰爵一則擬出封加爵二則在王朝為臣是陰不可為陽爵故也士卑陽爵無嫌　鄭氏鍔曰内為王臣雖三公亦臣道也外為諸侯雖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命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命數皆偶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正義鄭氏康成曰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之皆以上卿之禮　賈氏公彦曰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已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僖九年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與諸侯列序又定四年召陵之會陳子在鄭伯上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攝其君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

辨正王氏應電曰立適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為世子既誓則成其為嗣君故攝君行禮則執君之玉注謂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是失其世守矣

案不曰命而曰誓者命之時當有誓辭藏於盟府蓋

臨之以天地鬼神以重其事而示不可易也下其君之禮一等謂車旗衣服禮儀上公之適子同侯伯侯伯之適子同子男也下云以皮帛繼子男則子男合為一等可見矣王氏應電謂公之子用八侯伯之子用六子男之子用四外內交錯禮不宜然　未誓者執皮帛則已誓者執君之玉可知注謂公之子執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執子男之璧則一國中不當有兩圭璧以啟二君之嫌而子男之子之已誓者亦窮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正義鄭氏衆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　鄭氏康成曰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　賈氏公彦曰孤尊既聘享更自執束帛以其摯見若正聘當

以圭璋也各眡其命數者謂四命者宫室四百歩貳車四乘旗四斿冕服四章三命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剌黻而巳衣無章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孤亦得名卿匠人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諸侯之大夫一命巳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巳上可有貳車也王氏昭禹曰侯伯與公異命其卿大夫之命與公同

者臣之命數每不及其君之半郝氏敬曰子男之卿再命亦不及其君之半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七命不得設孤則其卿三命無嫌也　鄭氏鍔曰公之孤四命比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出封為子男故得視子男之君子男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士不命當亦比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減殺焉否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

案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之

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通論王氏詳説曰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用子男之禮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為賓之以上卿之禮是也公之孤眂小國之君亦不純用小國之禮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也　鄭氏鍔曰春秋傳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侯伯之卿不得比公之卿與周官不合蓋典命職言其命數之相同春秋傳言其位之相當命則同而位降等此所以異也　陳氏澔曰王制惟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小國則二卿有命於天子一卿有命於其君者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蓋典命止言命數未言人數如齊晉皆侯爵為次國管仲不敢當天子命卿之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晉使鞏朔獻捷於

周周人讓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則齊晉皆有不命之卿或以記所稱為夏殷之制非也

存疑王氏詳說曰此經侯伯之卿大夫命數與公之卿大夫同與王制異蓋王制所言夏商之制大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至周則大國有孤次國無孤是已降於大國一等矣故卿大夫不嫌同也亦或記禮者據春秋傳而為之說與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事祭祀視朝兵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正義鄭氏衆曰大裘羔裘也　鄭氏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賈疏冕名雖同其旒數則各有異　凡冕服玄衣纁裳賈疏易繫辭傳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托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為纁色也　易氏祓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

有韋數惟大裘無韋司裘止言祀天此兼及五帝者
天道尚質其用一也　陸氏佃曰祀天以冬至之日
為正大裘又服之本也故以大名
案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韠舄之制皆同若夏
至方澤之祭决無服大裘之理屨人職四時之祭祀
以宜服之而况裘乎
辨正陳氏祥道曰冕服有六注家以司裘職惟言掌
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司職所掌惟五冕遂

謂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以冬日至故特以裘言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又此經曰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而記稱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者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以致其文飾龍衮所以襲大裘也元豐問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郊特牲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襲衮可知也神宗稱善　鄭氏

鍔曰凡冕之制員其前而俛方其後而仰三禮圖亦云前員後方皆未知所據上玄象天道之行下纁象地道之降名冕者言當俛以致恭之意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鷩畢滅反毳昌銳反劉清歲反希本又作絺知倚反下皆同

正義鄭氏衆曰衮卷龍衣也　鄭氏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賈疏諸盩大王父祖紺史記作公祖

類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山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此據地示小祀若天神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不言者義可知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賈疏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虎彝蜼彝可知蓋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為宗彝也虎取其猛蜼取其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為斧文取斷割黻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禮至周而以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賈疏周制皆以蟲獸為章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名袞龍乎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章之首也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陸氏佃曰雉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讀曰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賈疏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衣是陽應畫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然則毳之粉米亦刺之也　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賈氏公彦曰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射大射也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賔射在朝則皮弁服　王氏安石曰先公非卑於先王而所服

止於驚冕者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敬也饗射亦用驚冕者饗射殺於朝覲故朝覲服衮而饗射服驚　鄭氏鍔曰大宗伯社稷五祀五嶽同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序山川於社稷上則非彛常小山川乃四望以外之大山川也虎蜼皆毛物故名曰毳　黄氏度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

服自以服為序也　朱子曰天子五冕之旒皆十二玉諸侯以下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玉

辨正賈氏公彦曰案禮記曾子問諸侯裨冕覲禮侯氏裨冕注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若然則裨衣自袞已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裨衣其言不足矣　劉氏彝曰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多因於虞夏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為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而

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㝢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衮冕則祀天地之大裘蓋襲以十二章之服也不敢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衮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

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兹不必言也　又案典命職上公九命為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為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可服

凡兵事韋弁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　賈疏韎是蒨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

為弁又以為衣裳者成十六年左傳楚子曰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此注裳亦用韎韋與賈服同鄭雜問志則以跗為幅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此與賈服異素裳者從白屨之義也又案聘禮鄉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為衣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賈疏伍伯謂宿衛者之行長漢時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遺象　陳氏祥道曰弁本作卉象兩手相合形其制上銳非如冕也　易氏祓曰卽爵弁也荀子士韋弁注謂以爵韋為韠而戴弁也詩六月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箋云戎車之常

服韋弁服也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云韋弁服

朱衣裳

存疑陳氏祥道曰周官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

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

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韋

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

爵弁為尊聘禮王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

而以韋弁為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案聘禮韋弁在皮弁之上一等士冠禮爵弁亦在皮弁之上一等此陳氏所以有爵弁即韋弁之說也然冠禮爵弁士服之以助祭若大夫助祭則冕矣聘禮韋弁則卿大夫之服而士不得服之此二服者卿大夫與士似不相通而助祭與接賓亦未必可以互用則併二弁為一終覺未安竊意爵弁韋弁等第既同其純衣纁裳韎韐纁屨當亦不異而首服則有二焉以之為士助祭之服則爵弁廟中宜用絲也以之為

卿大夫接賔之服則韋弁以其與皮弁類也葢同等而異用者左傳韎韋之跗注即指韎韐言之鄭氏謂以韎韋為衣裳亦臆説也

存疑郝氏敬曰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秋傳衛獻公射鴻於圃不釋皮冠即所謂戎事之韋弁

案皮弁韋弁禮服之冠也皮冠葢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次於潁尾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

矣如皮冠即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胡為而怒乎以其為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

眡朝則皮弁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眡朝視內外朝之事賈疏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賈疏雜記朝服十五升士冠禮皮弁素積若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賈疏案覲禮天子袞冕負黼扆

案鄭謂皮弁之服積素以為裳是也謂十五升白布衣則非也布至十五升始為吉布其白者但以為素服深衣長衣之等玄端服朝服則緇之矣朝服所以異於玄端者以其用皮弁服之裳素絲為之不以布也皮弁服在朝服之上豈其用白布反在朝服之下乎蓋皮弁服之衣裳皆以素絲而純之以采也天子服此以眡朝故云視朝皮弁服雜記所云朝服十五升者謂士以上至諸侯之朝服之緇布衣也不可以

證此　又案天子眂朝皮弁服則凡在朝之公孤卿大夫士亦皆皮弁服矣君臣同服故也

通論鄭氏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為弁以存太古之質王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蓋聽朔禮畢而後改服以視朝若羣臣朝服則緇衣玄冠也天子視朝之服為諸侯聽朔之服諸侯視朝之服為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

凡甸冠弁服甸音田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田獵也冠弁委貌賈疏鄭注士冠禮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以色言則曰玄冠郝氏敬曰委貌冠也不可謂之弁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為裳賈疏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鄭注衣不言色者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為裳也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賈疏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詩國風云緇衣之宜兮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賈疏注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耳

賈氏公彥曰

此據前期習兵若正田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是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搢扑以誓不戎服著冠弁可知

案玄端服則玄冠而玄衣朝服則玄冠而緇衣特牲疏所謂一冠冠兩服也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是玄淺而緇深也通言之則緇亦名玄

總論易氏祓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甸視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

所以尊首飾

凡凶事服弁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賈疏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不降故兼云齊衰　賈氏公彦曰天子正服大功亦似不降喪服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太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

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喪服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庶人起而為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案天子服適子適子死則服適孫以遞至曾玄皆齊衰是也若適婦之大功則天子諸侯不應服矣庶人起而為天子則諸父昆弟僭爵受封無不

臣者亦與始封之君別議禮者更酌之

凡弔事弁絰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賈疏五服之絰緦絰最小弔服之經不得過緦故云大如緦絰也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賈疏案服問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鄭司農云環絰即弁絰服

存疑鄭氏康成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賈疏爵弁

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用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異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

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賈疏喪服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

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賈疏喪服記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服問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諸

侯弔服亦三衰俱有所用則為卿大夫錫衰其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也

案弁絰服之弁疑即皮弁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天子之弔服用錫衰則弁亦當用皮弁而加環絰也或以素弁代之亦未必有板有板者冕制非弁制也天子眂朝以皮弁服豈弔服之弁乃以板覆之如冕而加之麻絰乎蓋未必然冠也弁也冕也首服之大分有此三等不宜相混　又案服問大夫相為

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是則大夫相弔亦弁絰而不當事則素冠也士庶人相弔皆素冠素冠蓋以十五升吉布為冠而素纚紕之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不杖期賈疏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注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並云臣為君諸侯為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之母妻不别見諸侯為后之文故知諸侯為后與臣為后同也　賈氏公彦曰其卿大夫適子為君夫人亦

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禮記服問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之適子亦當然　王氏志長曰昏義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教母道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案為之服者謂諸侯及畿内之公卿大夫士也其於天王則君也君與父等故服斬衰其於后則小君也小君視君降一等故服齊衰不杖期也又君為其母三年君為妻雖期亦有三年之義左傳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足以見之君所為三年者臣從服降一等則亦齊衰不杖期也若諸侯夫人及畿内公卿大夫士之妻為天王齊衰不杖期從夫服而降一等也為后則無服服不可以累從故也内外宗於后

有服者則亦為之不杖期其諸侯之大夫為天王繐衰為后無服大夫之妻及士以下皆無服畿内之民則皆齊衰三月詳見儀禮喪服經傳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錫思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為臣服弔服也賈疏君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賈疏鄭注喪服皆破升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有事其布

賈疏有事謂以水濯治去其垢也　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賈氏公彦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不別同異姓同為臣則服同也凡弔不見婦人弔服者婦與夫同其首服則吉笄無首素總是也

敖氏繼公曰天子弔服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諸侯弔服二錫衰也疑衰也皆用於臣喪服記言朋友麻蓋為大夫以下言之服問謂大夫相為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此大夫於朋友之為大夫者服也以是

推之則大夫於士若士於大夫皆疑衰裳雖當事亦素冠也士庶人相為亦然其服皆加麻絰既葬乃已若非朋友則弔之時服亦與朋友同所異者退則不服耳

存疑鄭氏衆曰疑衰十四升　鄭氏康成曰無事其縷哀在内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賈疏

吉服十五升疑衰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

辨正敖氏繼公曰疑衰者亦十五升而去其半蓋布

縷皆有事者也布縷皆有事則疑於吉升數與緦錫同則疑於凶故因以名之

案喪服布自斬衰三升三升半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至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止矣至十五升則為吉布緦麻用十五升之半則縷細而布疏不用十三升十四升者欲彰明吉凶之辨使人望而知之也緦錫如此疑衰自應從同但以布縷之無事有事為别耳敖說析矣　注謂錫衰無事其

縷以公卿職近而情親哀心自內而發緦衰無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哀心由外而起非禮意也內外體殊則哀不得無辨凡哀未有不自內者也王為士有弔服先王之厚其臣工者如此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臣素服縞冠若春秋傳梁山崩晉伯宗聞於絳人所云（賈疏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見山崩與大札大荒同素服也）

通論易氏祓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也與膳夫職

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賈疏玉藻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祭於已也玉藻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賈氏公彦曰上文具列天子之服此以下言諸侯及其臣之服也上公自衮冕以下

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辨正鄭氏鍔曰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别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得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得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衮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二門旗十有二斿馬十有二閑圭尺有二寸禮

物十有二牢其取法於天之大數者非一何獨於服而有異哉

案十二章之衮蓋襲大裘以祀天夏至方丘雖不大裘亦服之已見上享先王節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者亦可通名為衮也　又案據此經則侯伯而下不得服九章之衮然韓奕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采菽詩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則又似凡諸侯皆可得此賜者不獨上公也豈凡冕服可通名

袞與又魯人之歌孔子者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孔子大夫當玄冕服而云袞衣章甫冠也與袞衣不屬豈此歌乃好事者為之而非其實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

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賈疏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更明孤以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意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賈疏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玄冠與士同故少牢上大夫也祭用玄冠朝服特牲士也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與士同也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上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賈疏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賈疏聘禮主君及賔皆皮弁則待諸侯朝亦宜皮弁又曾子問諸侯相朝朝服而出視朝則皮弁可知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賈疏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

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　賈氏公彦曰士之助祭爵弁不言者以爵弁惟天子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　鄭氏鍔曰天子之孤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止得服希冕以下則其服三章天子之大夫四命其服三章此言卿大夫玄冕則其服

一章皆指諸侯之孤卿大夫也

案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緦承孤卿大夫也注不別白就卿大夫而言鄭氏鍔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謬矣天子諸侯乃絶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為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亦在言外矣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端者取其正也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賈疏上文士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以大夫已上侈袂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爲之故經别言素端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焉則其袪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案素服素端立文偶殊制未必異即云異制侈袂之法亦未必如注疏所云也蓋衣身二幅袂亦二幅俱

長二尺二寸袪尺二寸自掖下至袪圜殺一尺此吉凶禮服之所同也殺其袪則袂不侈矣袪如其袂而不殺之則袪亦二尺二寸是所謂侈袂也若袂三尺三寸則衣身亦三尺三寸下侵裳之部分而不稱乎體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賈氏公彦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賓客言大者謂

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瀍畧舉大而言耳

通論陳氏祥道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董安于曰吾端委隨宰人此施於冠者也

案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節服氏所掌惟衮冕雖次祀

之服不與焉蓋其差如此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廞虛今反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讀爲廞

正義賈氏公彦曰復衣服天子衮冕巳下自上公而下亦皆用助祭之上服　鄭氏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䰟衣也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鄭氏衆曰廞陳也

案衣服有藏於王府者王府所藏亦以授司服而共之故兩職俱共復衣服也斂衣服謂小斂十九稱大

歛百二十稱之服也襲衣服亦存焉其侯伯之襚衣服亦當掌之奠衣服奠時設之以馮神者以在殯未有尸故也若既葬則遺衣服皆以授守祧藏之以待祭而授尸矣廞衣服明器之衣服也四者之陳皆有次序司服掌之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賈疏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已域兆表之塋域賈疏壇外為溝渠以表塋域下皆是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正義鄭氏衆曰遮列禁人不得令入

案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脩除故必徵役於司隷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故書祧作濯鄭司

農讀為祧

正義鄭氏衆曰先公謂大王以前賈疏謂不窋已後諸盩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追王以其始祖祫祭在焉故從先王例　鄭氏康成曰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賈疏先公之遷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入后稷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亦不可入文武廟竝當藏后稷廟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歛之餘也賈疏小歛之餘至大歛更用之大歛餘乃留之　賈氏公彦曰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廟之内不得為祧然文武雖

末為祧已立其廟至後世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昭處東穆處西皆别為宫院

案凡先王先公之廟皆可稱祧經文甚明已於序官論之注疏以文武廟為祧據祭法之文也疏謂周公制禮時豫立文武不毁之廟則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當服卒者之上服賈疏士虞禮文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皆服死者大斂所餘之衣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特牲饋食士尸不服爵弁者爵弁乃助祭於君之服故以象生時案虞用爵弁服此玄端指吉祭已廟還以玄端為上服言也

通論程子曰古人祭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朱子曰凡廟神主

東向尸在神主之北案尸在主北亦東向合祭大廟每位有尸旅酬六尸是也案合太祖之尸則七大祖尸尊不與旅酬故不數古人立尸必隅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楊氏恪曰虞祭時男女各立尸至祔廟後凡祭止一尸祭統設同几是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糾反堊烏路反或烏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

守祧恆主黝堊賈疏祧亦脩除廟亦黝堊　鄭氏衆曰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賈氏公彥曰凡廟平時皆脩除黝堊將祭更新之示敬也案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脩除似止謂芟草萌除塵壤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呼規反又許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

依神賈疏案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葅㨎於醢祭於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誤有脊者則以特牲禮又有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之文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　賈氏公彥曰藏之與祭地之埋同　易氏祓曰埋於西階之東

案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賈疏祭前

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竝言比次也具所滌摡及齍盛之

爨賈疏天官世婦職帥女宮而滌摡為齍盛

案女宮已見天官寺人職於本職則女舂女饎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之等皆是也以列職於宫中故曰女宫司隸以罪入舂槀者不在此列宗廟之齍盛祭器之滌摡乃以付盜賊之子女可乎　先鄭云比讀為庀具也下言具則比不得為具故後鄭不從

通論鄭氏鍔曰天官世婦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涖

陳在彼而比次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徹之節賈疏知者外宗職佐王后薦徹

案内宰詔儀蓋豫定其儀以授后并授世婦内小臣之等使習而詔之世婦則左右於后一切禮儀次第皆其所詔也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齍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世婦女御賈疏案天官世婦職帥女宫為齍盛女御

職凡祭祀贊世婦是以知盞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案共者臨視整飭之謂非炊也炊屬饎人饎人奄及女饎六宮所使令也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摡為盞盛祭前之事也及炊此世婦又臨視之以致其敬潔之意焉凡此皆所以佐后也

相外内宗之禮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内宗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賈疏外宗職佐后薦徹豆籩内宗職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此官相之　鄭氏鍔曰

外内宗佐后於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帥詔相其事同　賈氏公彦曰

后有助王禮賓之法世婦亦佐之

案公食大夫無夫人禮賓之事王朝食禮寧有后乎

或云饗兼有酒食此食字只在饗中帶說耳

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莫音暮苛胡何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苛譴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喪肆師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而察之

凡王后有㨶事于婦人則詔相㨶古拜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拜謝之也喪大記夫人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賈疏喪大記所云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主人與寄公體敵故也左傳宋於周為客天子有喪拜焉則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如二王後夫人來弔后亦有拜法蓋夫人或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黃氏度曰王於

諸臣有拜則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

案覲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觀顧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為然后所答拜亦不獨二王後之夫人或后之母王之世母叔母姑姊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又拜亦不專指喪祭祀獻酬致爵及饗獻皆有拜

凡内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賈疏使相共給付授

案此蓋以授內小臣閽寺內豎之屬而使逹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加爵之豆籩賈疏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有加爵天子禮尸既食后亞獻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卽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案天官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揭宗廟明外事后皆不與也

經直言薦則內宗薦之后不親薦矣加豆籩與羞豆籩后不親薦者禮殺也且所加所羞不專於尸併

及諸與祭者也少牢儐尸宰夫與司士羞之

通論鄭氏鍔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也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賔客之饗食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傳佐外宗 賈疏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籩后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佐傳於外

鄭氏鍔曰賔客饗食內宗之掌薦佐徹皆然

案內外宗各有專職有兼事薦加豆籩內宗之專職

佐傳豆籩則兼事也傳於外佐后薦王豆眡豆籩外宗之專職以樂羞齍則贊其兼事也九嬪贊王齍

王后有事則從

正義王氏昭禹曰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王賈疏外宗職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有外內宗世婦職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知序哭中有命婦

賈氏公彥曰哭諸侯謂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

緦衰者也

案王之周親雖薨於本國而内外宗皆有連焉亦當序哭䟽謂薨於本國者王遥哭之則婦人不哭之不必盡然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賈氏公彦曰諸侯為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臣輕后不弔故遣内宗掌弔臨之事喪大記夫

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眡視其實　賈氏公彦曰視豆籩謂在堂東未設之時視之亦如之者亦佐后也仍有

內宗佐傳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猶佐也獻獻酒于尸　賈疏朝踐饋獻及酳

尸皆可言獻　賈氏公彦曰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豆籩與齍九嬪贊外宗又贊者豆籩及黍稷器多故也

案曰贊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則籩無以玉飾者可知矣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籩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籩以竹制各有宜也惟籩無以玉飾者故先獨舉玉豆而後别言豆籩　王后所親薦為朝事饋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贊玉齍此曰以樂羞齍則贊則惟玉齍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几

玉爵玉敦玉豆玉齍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豆籩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內宰職祭祀賓客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以瑋瓚祼繼以瑤爵獻也此言獻蓋二者兼之不別言者文省耳外宗與內宰俱贊者授受之間有遠近之別焉內宰洗酌之以授外宗外宗以授后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賈疏大宗

伯職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非直攝其祼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

案内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人數校内宗為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或稀也　賛宗伯者惟外宗内宗於宫中為近也籩豆盛皆賛則九嬪世婦内宗之職事具舉矣

小祭祀掌事賔客之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宫中　賈疏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

其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與與者惟門戶竈而已皆在宮中

案經言掌事似專屬后宮而王不與者若王所有事則當外有司掌之矣所謂賔客其女賔客與宮中之小祭祀豈先世妃嬪之無後者女子子之殤者無所於祔或於宮中立其祀焉而外宗以歳時掌事邪宮中小祭祀内宗不與而外宗掌之則人數多可番代而内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內外宗外外命婦賈疏內中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以內命婦九嬪敘之也九嬪職大喪帥敘哭者

案敘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君也賈疏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　賈氏公彥曰圖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圖其丘壟之處後

須葬者依圖置之也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

東西　賈氏公彥曰王都或有遷徙若文王居豐武

王居鎬平王居洛邑則即是而造塋子孫皆據昭穆

就而葬之　呂氏祖謙曰周公薨成王葬之於畢祔

於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

餘論王氏昭禹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

者至於死皆使之以禮相從

案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為君若以繼序為昭穆則祖巳上皆無廟祀其論定矣賈疏謂閔為昭僖為穆義不可通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賈氏公彦曰此因上而言以王

之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則因彼國葬而為造塋之主此謂畿內諸侯及王朝卿大夫士也

案諸侯謂王子始封者如周公葬於畢之類若畿內諸侯即卿大夫是矣其上別無諸侯　又案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為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為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以

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内為族又以祖及孫為三族曰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别授之兆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矣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葬則可附何也别子為祖繼别為宗支庶不敢干焉其義主於尊尊葬者慎終之道附以昭穆其義主於親親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正義王氏應電曰葬以全歸為善刑人惡其毁傷故不入兆域或疑比干杞梁皆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乎是不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也

案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為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絶之於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縮及先奔不得槩死敵者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賈疏此無正文爾雅土之高者曰丘是自然之物聚土曰封人所造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賈氏公彥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王制庶人不封不樹

總論王氏安石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爵等為丘封之度與樹數尚貴也蓋先王所以治

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度鄭待洛反今讀如字竁昌絹反又七歲反

正義鄭氏衆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　鄭氏康成曰甫始也　王氏應電曰穿土有淺深廣狹為封有高卑大小隧道有寛窄遠近冢人先期請度及竁依之以為式

通論王氏安石曰凡祭為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

之尸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冢墓之尸則以冢人

辨正王氏志長曰案後鄭據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故以為尸在成葬之後先鄭則以本文甫竁遂為之尸故以祭在甫竁之始詳玩本文甫字遂字蓋啟土即有祭與

案下云祭墓為尸則此為甫竁之尸明矣

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窆彼驗反又補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隧羨道也賈疏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請隧王不許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止有羨道隧與羨異者隧上有負土羨道則上無負土而注云隧羨道者舉羨為況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也（案蓋以其窆器下棺豐碑之屬也）度授冬官

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賈疏天子千人分執六綍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綍其棺當於壙上執綍者皆負綍背碑以鼓為節而下之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賈疏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大也天子斵大木為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盧衡横也謂以木横之於棺旁乃以綍繫木下棺大夫卑不得以木横之直有棺旁緘耳謂以綍繫之而下棺也

及葬言鸞車象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賈疏巾車職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亦設鸞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賈氏公彦曰遣車之數依檀弓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則天子當九乘案孔子謂為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即芻靈疏謂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是直以周公為作俑者

也悖矣

及窆執斧以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臨下棺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鄉師職執斧以涖匠師則冢人當

亦涖匠師也葬事大故兩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凶器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賈氏公彦曰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正之使不失本位域即上文兆域謂四畔溝兆也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禁謂禁制不得漫入

案正墓位預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皆貴者至然後蹕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為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蹕墓域也若諸侯諸臣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為之蹕而已

凡祭墓為尸

正義賈氏公彦曰上文為尸謂始穿壙時此文據成墓為尸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亦成墓之祭

案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為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家人為尸則外祀可知矣

餘論程子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皆宮室中事也後世習俗廢始有墓祭

張子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

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嚴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　鄭氏康成曰祭墓或禱祈焉

案蓋祈丘墓之無崩陷與先人體魄之安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正義王氏安石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竁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

案此專謂王之子孫疏兼異姓言之誤矣外諸侯則

自有家人畿内異姓卿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之所掌也墓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此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為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賈疏下文

云令國民族葬故知邦墓是萬民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族葬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賈疏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卿大夫士而葬不離父祖故有爵等　案上曰國民而不言掌其度數則兼有卿大夫士可知非必專為庶人設墓而爵等屬子孫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案分其域而各得私之所以無爭是則合衆私所以成大公也　賈氏公彥曰族葬

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為一所異族即別塋左傳哭臨例異姓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之親也度數冢人職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是也

案戴記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為限門祚有興衰子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正義鄭氏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

帥其屬而廵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厲塋限遮列處　鄭氏衆曰居其

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賈疏寺則室也　賈氏公彦曰於墓

地中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

餘論梁氏寅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

昭穆而祔葬自諸侯羣臣下至萬民亦令族葬而治

以王官蓋以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其卒也葬以類

從以序昭穆以嚴尊卑以褒崇功德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自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營治侈費不貲士大夫多惑於隂陽拘忌庶民亦妄思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遷徙頻數或爭訟不已為人上者思以敦厚止爭安可聽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之喪禮今存者喪服士喪既夕士虞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

案諸侯之喪謂來朝而薨於王國者云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有舊典焉卿大夫士之家事即國事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凡國有司謂有司從王國以王命

往

冢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旅

則職喪自中士以下亦往焉故國有司以王命有事

即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但宰夫尊所治者至諸大夫

而止職喪卑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賈疏牲號齍號

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也當以祝之　賈氏公彦曰虞與卒哭對言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然純吉必待禫後則祥禫已前皆喪祭也故言凡以該之大宗伯職治其大禮注謂簡習其事此經義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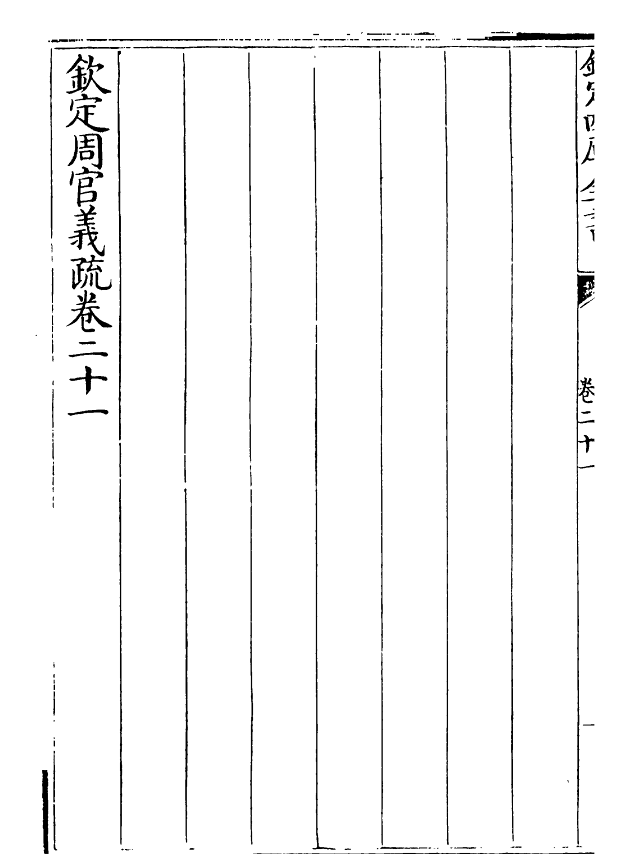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號為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史職小喪賜謚讀誄非職喪事也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趣音促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

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　賈氏公彦曰此謂諸官依法公家之物共之也

案言公有司者見以合共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共　易氏袚曰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則以其制令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張炳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賈疏王制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引文不具自公卿以下皆適子

乃得入經云弟者則王子也謂之國子成均見文王世子篇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宫　陳氏汪曰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其父兄共維持天下到後来亦與其子孫共維持國之子弟善則後日天下必治反是則可慮者在國家血脉常相聯也

案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皆是始建學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有道有德之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

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
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
諸子者春秋合舞合聲則皆入於成均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王制上庠下庠有虞氏之學也
至周立小學在西郊曰虞庠國學五帝總名成均三
代天子學總名辟廱當代各有異名也　呂氏祖謙
曰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皆
由樂始蓋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陶冶之功

入人最深漢大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　陳氏祥道曰王制四代之學虞曰上庠下庠夏曰東序西序殷曰左學右學周曰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故以養國老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也故以養庶老而周詩有辟廱周官有成均皆為大學名各以義起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

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鄭氏衆曰瞽宗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瞽宗殷學泮宮周學以此觀之蓋祭於學宮　賈氏公彦曰文王世子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瞽宗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彼注云如禮有髙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　吕氏祖謙曰延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也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又資之他人以此見古聖規模廣大處

林氏之竒曰祭於瞽宗記所稱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是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炊於養老則祭先老皆以示不忘本也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亦此義

餘論魏氏曰古者民以君為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自

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此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祗音支）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賈疏二句爾雅文）　賈氏公彦曰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

別

案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亦畧與師氏之教同先教之德以為聲容之本更以聲容陶淑之而德成焉故謂之樂德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許應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亦使有道有德者教之　鄭氏康成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鄭氏鍔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

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賈疏若詩陳古以刺幽厲倍文曰諷賈疏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賈疏此亦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又為吟咏以聲節之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王氏志長曰人惟辭氣不可强苟非中正和樂之德積中發外則必有乖戾不中節者此古人所以有樂語之教也

案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徽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卷音權磬上聲反濩胡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賈疏卷者卷聚之義即下注所謂族類也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賈疏祭法作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案國語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韋昭注命名也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賈疏祭法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案國語殫作單韋昭注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言其德無所不施也賈疏咸皆池施也

大磬舜樂言其德能紹堯也賈疏樂記韶繼也大夏禹樂禹治水傅土賈疏傅禹貢作敷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賈疏樂記夏大也大濩湯樂賈疏濩救護也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賈疏邪祭法作虐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賈疏祭法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案國語武王去民之穢韋昭注穢謂紂也賈氏公彦曰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也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

之文武備其實六舞皆學也

通論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為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陳氏祥道曰周之時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以此見學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臯舞　呂氏祖

謙曰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所寓先王以舞教學士屈伸綴兆所謂四體不言而喻理至精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黄帝樂名堯增修而用之與此不同者堯增修黄帝樂猶存其本名曰咸池即此大咸也其不增修者則名大章是大章雖堯樂其體本黄帝樂周公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大章名又名曰雲門以為黄帝樂則雲門與大卷為

一故下文更不序大卷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賈疏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此十二者以銅為管案漢律歷志黃帝取竹嶰谷此造律之始也司馬貞索隱謂古律用竹漢末用銅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疏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

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
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
大蔟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
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
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
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為位也

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賈疏引國語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　案國語本義謂考中聲以制黃鍾之管量之者審察中聲之齊並也度律者既得黃鍾之度數因度其上生下生之分數以定十二律管之短長也均鍾者因律管而立均以調十有二鍾之聲也

大合

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賈疏非一時俱作一代畢乃更故云徧動物羽贏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鶬鶬簫韶九成鳳皇来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王氏昭禹曰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曰律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故名之曰同六呂又謂之六間盖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之皆所

以述陰陽之氣故皆謂之十二律　梁氏曰此大合樂乃成均習樂之事非用之之事也

案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管弦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以下更言其用之之效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閨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盖用樂多端各從類應非

專主一事而言也六舞在大合樂之上與五聲八音為類則是樂師所教之六舞非六代之舞也　王氏詳説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此緣鄭注而誤也一祭無徧用六代之樂之理大合六代之樂亦非一日而畢之事至下文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魁

案人聲與八音合即是合樂又合六舞則雖一代之樂亦爲大合矣不必一時遍六代也　又案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三律說之者曰自黃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間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黃鍾之宮爲黃鍾所含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筩以別律聲而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鍾之

宮為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黄鍾之宮者此也又月令䟽載蔡氏邕熊氏安説曰黄鍾之宮謂黄鍾少宮也半黄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説之者曰先為黄鍾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黄鍾之全律以生大吕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黄鍾清聲為律本其所首重也吕氏所云三寸九分者盖四寸五分之譌云舍少者則宮少之譌耳二説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别以

一管為黃鍾之宮則一也後說更覺切實可循朱子亦云黃鍾清長四寸半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賈氏公彦曰分六代之樂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故曰序

案此下皆言用樂之事也祭者地示享者人鬼祀者天神下六節蓋天神地示人鬼之次祀未如圜丘方丘宗廟三者之極盛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朱子曰國語律者立均出度均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則用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案注云黃鍾之宮者以十二鍾為十二律又鍾為樂器之首故指鍾而言之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賈疏合者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主陰呂來合之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已後皆然是斗與辰合也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賈疏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

天神謂日月星辰云尊之

案奏與歌各為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鍾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其律即以其律為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即以歌者之均為均而不另為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

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黄鍾大吕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黄鍾爲均者歌時則以大吕爲均之樂配之下皆放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又案凡陽律言奏隂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隂而樂器隂也隂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取隂陽相配相成之義也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黄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隂之大吕

存異賈氏公彦曰黄鍾言奏大吕言歌者奏據出聲

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據堂上歌詩合大吕之調左氏傳襄四年晉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

案肆夏於賓入門時奏之其時歌工未入則奏時不歌明矣且傳兩云不拜明非一時則奏與歌之為兩節又明矣

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蔟七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蔟陽聲第二賈疏黄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

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大蔟陽聲之第二也應鍾爲之合賈疏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爲之合也咸池大咸也

辨正楊氏復曰地示謂社稷也鄭氏謂祭神州之神於北郊緯書不足據

案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磬音韶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洗陽聲第三賈疏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南呂為之合賈疏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案四望自當以五嶽四鎮四瀆為正而天神不與焉然上經言以祭以享以祀而此六節分承之不應非天神之屬亦稱祀且言祀祭享者各二不應天神處其一而地示處其三也康成因此有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亦用此樂之疑然果爾則神示亦混矣疑四望
當作四類蓋字之訛小宗伯注以四類為日月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但上文祀天神已云日月星辰則此
四類當除日月而言也四類以成天之功故用姑洗
陽成之律而合以陰之南呂
存疑陳氏祥道曰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
上下之神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鄭
司農釋大宗伯以為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以為望

祀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許慎以四望為日月星辰河海泰山盖有所受之也

乃奏㽔賔歌凾鍾舞大夏以祭山川㽔如帷反亟胡南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㽔賔陽聲第四賈疏應鍾之六三上生㽔賔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凾鍾為之合賈疏㽔賔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凾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凾鍾為之合也凾鍾一名林鍾賈疏月令以凾鍾為林鍾

案山川代地生物故用凾鍾陰生之律而從陽之㽔賔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則陽聲第五賈疏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第五也小呂爲之合賈疏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小呂爲之合也小呂一名中呂賈疏月令以小呂爲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祭之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

神之

案天子七廟而守祧八人合此經觀之則周立姜嫄廟信矣妣先於祖者以其為后稷之母特尊之也人道陰陽參焉直以生物終始為義而已妣主育養自巳至申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律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傳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稷為帝嚳親子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稷為

堯官則姜嫄不得為帝嚳妃而言履帝武者帝謂天帝也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動而孕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射陽聲之下也賈疏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賈疏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是其合也夾鍾一名圜鍾賈疏下文圜鍾為宮先祖謂先王先公

案先祖謂后稷也其他廟之犆祭者亦存焉祖主生成自夘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以上六樂用律與舞蓋以尊早為次然於陰陽象類各有合者又如此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者言其均賈疏六者各據其首若黄鍾為宫自與巳下徵商羽角等為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

被也賈疏取被及之義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朱子曰洪範是水火木金土樂聲是土金木火水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案左傳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蓋宮聲遲以漸而速宮聲為本餘者為末宮聲中聲也宮聲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為中之始則中之中也故曰中聲以降朱子所云似本此

案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

宫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字而命之曰宫音曰商音者是也上經六樂十二律皆宫調也至此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閒和應之律則五聲具備此凡樂之大綱也曰文者閒雜而成章曰播者散布而遞徧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𦏧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賈疏此云變燕禮云終尚書云成孔注云凡樂曲成則終終則更奏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賈疏言此欲見其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賈疏一變致之以是故也蛤蠏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賈疏自樂再變已下差緩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走遲竅小故也是其所以舒疾之分賈疏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賈疏大司徒五地有原隰故知土示

中有原隰也不言原隰而云土示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示

賈氏公彦曰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但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言也　王氏安石曰所謂象物則在天成象者羽物輕疾故致之最易介物重遲故致之特難象物怳惚無形則致之尤難川澤已下之屬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故致之尤難所致之先後其大致如此

王氏志長曰夔頌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

司樂以六樂致神示亦先以羽鸁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徵之異物何也天神地示人鬼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物類之難感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見矣

案此承上文論作樂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八變九變之端也邦國萬民賓客遠人之屬乃同類感應易通故此與下文皆論鬼神示之感而此兼言羽鸁之屬以備作動物之意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

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黄鍾為均焉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

辨正劉氏恕曰注以致羽物臝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蜡祭息老物樂田畯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

案籥章職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非大司樂之司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經以羽物配川澤蠃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異者彼言物生所宜此則以所致難易為序也

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圜于權反角如字古音鹿大蔟之大音泰徵張里反下並同靁雷同九磬之九依注作大

正義王氏肅曰圜丘則郊也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

所祭言之謂之圜丘祭法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冬至祭天于圜丘一也

鄭氏康成曰圜鍾夾鍾也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祭祀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賈疏以商是西方金故不用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賈疏枝根末生者若子孫焉陰竹生於山北者賈疏爾雅山北曰陰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當為大磬字之誤也　賈氏公彥曰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

中圜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方丘亦取自然之丘
方者象地也不可於水中設祭故取澤中之丘天陽
地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
之日祭之宗廟謂祫祭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
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
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磬者依上分
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為差也　鄭氏
衆曰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賈疏文七年左傳郤缺語然原本尚書大禹謨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傳也

案上文既言分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矣其陽生而郊天陰生而祭地大禘大祫有事於大廟禮彌隆則樂彌盛故皆併二樂而兼用之其爲宫角徵羽及鼓鼗管琴瑟之異者蓋於天地宗廟各有所宜而亦因以爲差焉音有八而止舉其三者鼓鼗以命管琴

瑟以升歌舉其重者言也六代之舞在天則統以天神之所用在地則統以地示之所用在廟則以古爲尊故舍濩武而用大磬焉樂兼用四而舞直用其一者合樂乃舞舞不可以兼用也六變八變九變其樂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皆降皆出天地之大祭祀容有配食者故云皆然亦非盡羅列也大祫則合羣主然於宗廟不言皆者其以大禘不合羣主故與上言樂至六變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土示皆已畢至此

謂八變地示乃出者彼所致土示原隰之稱與上四者俱各為一端唯此乃為大地示也

辨正朱子曰周官有圜丘方澤之說後来人以書傳言郊社者多却說社便是后土某看来不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共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排作一堆都祭　問祭不用商音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

無商音奏起来五音依舊都在温公言本朝無徵音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宫大吕羽這是調如首一聲是宫聲尾後一聲亦是宫聲這便是宫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康成辟位不用之説非也　楊氏復曰圜丘之祀注以為禘蓋見祭法禘在郊上遂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嚳於是以祭法之禘為冬至祀天于圜丘

以嚳配之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疏家傳會繆説相沿幸王肅趙匡發明之然後人知禘是宗廟之祭非謂天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合樂而祭之賈疏致神則下神也禮之以玉據天地天地不祼祼據宗廟宗廟無禮神之玉周之禮祭祀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

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賈疏石氏星經天官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房心之氣為大辰辰天之出日之處

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宫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賈疏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在輿鬼外也天社坤位皆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宫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賈疏黄鍾在子子上有虚危故云虚危之氣星經虚危主宗廟故為人宫以此三者為宫用聲類求之賈疏各於本宫上相生為角徵羽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天宫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賈疏夾鍾與無射合夾鍾是吕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宫後歴八相生還從陽數無射上生中吕中吕與地宫同位不用也賈疏地宫

是林鍾與蕤賓合但中吕與林鍾同在南方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吕上生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不用賈疏中吕上生黄鍾黄鍾為角也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亦嫌不用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徵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賈疏姑洗為羽也地宫林鍾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角也大蔟下生南吕賈疏南吕為羽先生後用也南吕上生姑洗賈疏姑洗為徵後生先用也人宫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辟之賈疏凡言不用者畀之凡言辟之者尊之林鍾上生大蔟賈疏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與天宫之陽同位又

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賈疏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辟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隔絕故辟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姑洗下生應鍾賈疏應鍾為羽也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賈疏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配合故又辟之注知有辟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不取有不敢也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辟之也蕤賓上生大呂賈疏大呂為角後生先用也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雲和地名其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

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賈疏晉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則人鬼地祇天神之鼓累加可知

賈氏公彦曰角徵羽三者宫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若地宫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吕為羽先生後用人宫所生大吕為角後生先用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也六變者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

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為六成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此約樂記周之大武而言大濩已上亦應立四表以與武人為曲别也案康成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為一祭之事故謂先奏是樂以降神後乃大合樂而祭之夫歌笙間而後合樂合樂乃舞豈其未禮王未祼之前而遽已備此殷人滌蕩三闋蓋奏鍾鼓之類下文云尸出入奏肆

夏則尸未入時歌工舞人均未入也然則此即祭時之樂而非僅以之降神明矣至其辟位不用之説頗費苦心然似於樂律之瀀未合上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則未有五聲不備而可以成樂者以一律為均則諸律之為徵為羽為商為角皆有自然之次序其當之者不可得而辟其未至者不可得而攙康成以此四樂者混合為一不知諸律之為調而以聲當之見其於次不合則不得不歸於辟位不用而展轉遷

就以求合焉賈氏先生後用後生先用之云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為之辭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黃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鍾為角謂黃鍾之角調即姑洗也大蔟為徵即南呂也姑洗為羽即大呂也唯圜鍾為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大蔟應鍾蕤賓函鍾此云函鍾為宮即函鍾也大蔟為角即蕤賓也姑洗為徵即應鍾也唯南呂為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

則小呂無射夾鍾此云大呂為角即小呂也應鍾為羽即夷則也唯黄鍾為宫大蔟為徵不合夫三宫之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夘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宫為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宫之圜鍾當為黄鍾人宫之黄鍾當為圜鍾盖互訛耳其餘三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宫之南呂為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大蔟也人宫之

大族為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黄鍾為宫則黄鍾宫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即以黄鍾黄鍾為角則黄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大族為徵則大族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吕姑洗為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吕餘樂皆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南吕大吕而云黄鍾為角大族為徵姑洗為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為黄鍾角南吕之為

大蔟徵大呂之爲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經傳寫之訛固多有之抑以天宮黃鍾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與　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爲進退頗類大司馬大閱之瀍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與否更以推之他舞尤恐

難通上六樂自一變以至六變具有之如賈説豈一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遽止二變者至第三表而遽止乎似不成舞也如一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變八變九變亦不必然矣舞以八佾則八人為一列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于兩階則左右分為兩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干職舞者既陳授舞器是舞者既就位乃執器每變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

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此其相距不宜甚遠斯於兩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盖其縱横分合往来嚮背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匪直進退之閒而已况大磬之舞則當象其至徳升聞雍容揖讓垂裳恭已之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似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祭法曰周人禘嚳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賈氏公彦曰爾雅云禘大祭也不辨天神地示人鬼皆有禘稱祭法禘黄帝之等據祭天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三者皆禘也王者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也郊之禘以稷配圜丘之禘以嚳配圜丘

未必定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　孔氏穎達曰天神有六天子祭之歲有九冬至祀昊天上帝紫微北極耀魄寶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祭之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土王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祭之於西郊五也黒帝汁光紀立冬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夏正月祭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

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示有二歲二祭夏至祭崐崘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月祭神州之地示於北郊二也或云申月祭之與郊天相對

棨康成以此三者皆爲禘而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以孝經郊祀后稷配天解之併此則四禘也天一而已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故郊與明堂均爲大祀孝經孔子之言不可易也程子所以發明之者至矣圜丘與郊爲一其五帝即明堂上帝也

此外唯祈穀舞雩則祈請有事焉禮之次者亦通於諸侯矣夫祭不欲數數則瀆惡有多其名目而一歲至於九祀者乎社亦地示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有社方澤之祭則天子之異於侯國者耳乃云方澤之外又有神州皆緯書荒誕不經之說也孔賈所言悉本鄭義鄭氏有功禮經不小而遵信緯書是其所蔽此典禮之尤重大者故存而論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

郊之丘也丘圜而髙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壇言折則人為之也祭祀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

樂八變之前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先以全脀其玉
四圭有邸兩圭有邸其酒明水及五齊三酒其器八
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斝爵之類其藉蒲越
藁秸天子出郊則其車玉路其旗大常其服大裘衮
冕祭地則衮冕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
此記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爾雅曰非人為謂之丘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賈疏謂叩之使作聲而省知其完不善惡也　賈氏公彦曰言凡語廣饗食燕有樂事亦兼之宿縣者於前宿豫縣之舉大祭祀其實中小祭祀亦宿縣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夏皆樂章名賈疏此三夏即鍾師九夏之三

賈氏公彦曰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祭祀之次也

王與尸出入謂祭祀初入廟門祭訖出廟門也牲出入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與體其犬豕　王氏詳說曰奏九夏者皆鍾師令者令鍾師也

案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凡夏皆有聲無辭詳見鍾師職

師國子而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舞者帥以往　賈疏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為之但國子人多選當用者帥之以往

案樂之諸工各有所屬國子六舞大司樂所教者故帥之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賈疏若祭祀大饗牲當入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案其他包宿縣展聲命舞

通論賈氏公彦曰大饗有三曲禮大饗不問卜謂饗

帝於明堂也禮器大饗腥鄭注謂祫祭先王也郊特
牲大饗尚腵脩謂饗諸侯来朝者也此大饗即郊特
牲所謂大饗其牲殺於廟門外烹之升鼎乃入故云
不入牲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賈疏其詩
云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言君一發矢虞人驅五豝而来也　王射以騶虞為節
賈氏公彦曰大射謂王將祭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

也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天子以備官為節

詔諸侯以弓矢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

賈氏公彦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大射之時則大司

樂詔以射之舞節案大射儀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三

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

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

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侑音又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猶勸也賈疏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月朔加牲體月半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　賈氏公彦曰若常食亦以樂侑食但大司樂不令奏鍾鼓耳　王氏昭禹曰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食與

案大食之侑然後大司樂令奏侑則每日恒食之侑

樂師當令之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也

賈疏鄭志趙商問大司馬職云師有功則以愷樂獻于社此注則云獻捷於祖何也答曰司馬獻軍功故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鄭司農云春秋傳晉敗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

賈疏僖二十八年傳文

王氏昭禹曰魚藻詩言樂豈南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師有功獻愷樂樂師大獻奏愷歌遂倡之鎛師

大獻鼓其愷樂則大司樂言令者令其屬也

案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傀劉九靡反舊音怪字林公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

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賈疏職方氏九州各有山以為一州之鎮五州五鎮得名嶽餘四州不得名嶽則為鎮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賈疏周西都鎬京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爾雅云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如大宗伯注是也嵩華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鄭欲見九州都有故據西都吳嶽為西嶽而言耳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烖謂天地竒變若星辰奔霣賈疏若左氏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其奔霣石於宋五是其霣及震裂為害者賈疏若左氏地震之類去樂藏之也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賈疏事見宣公八年萬言入則去者

不入藏之可知

案國語周伯陽甫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左傳萇弘言周之亡也三川皆震皆烖異之大者也則四鎮五嶽崩及四瀆可知春秋不書月食以其事為細也此月食或是帶言耳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臣死大夫以上是也國之大憂若檀弓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　鄭氏康成曰札

疫癘也凶凶年也烖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賈疏樂縣於虡釋下之兵鼓縣於車上休亦釋下之意故以為況

案去樂弛縣皆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釋下其器其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足以徵之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

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　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卒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已上若大夫則未必如是久也

通論陳氏暘曰膳夫職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司服職大札大荒大裁素服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去樂弛縣其極也又素服不舉所以畏天變而省身罪已者如此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賈疏若樂記齊音敖辟喬志是也　賈氏公彦曰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也移風易俗當用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

案此葢大師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則大司樂因而禁之也政教有得失風俗有邪正則聲音異矣淫過凶慢四者本乎人情流於風俗者也政教善則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又以和聲感之故風移而俗易矣凡

國皆然不專指新封者經特據建國言之耳

大喪涖廞樂器廞許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賈疏笙師鎛師皆云大喪廞樂器奉而藏之籥師亦云大喪廞其樂器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故曰之屬興謂作之　賈氏公彥曰樂器謂明器沽而小檀弓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廞皆從淫後鄭不從者司服職大喪共其復衣服廞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凡賓

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厥馬亦如之厥陳既别故以興
象為義也

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亦臨笙師鎛師之等

案此職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
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
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
領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賈疏其實六舞皆學舉大夏以兼前後也

賈氏公彦曰小舞即下文帗舞已下是也此云小舞大司樂雲門已下為大舞也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

馬氏端臨曰雲門已下舞之名也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

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别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合舞而言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注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讀為皇書亦或為皇

正義鄭氏康成曰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色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賈疏手舞以袖四方以羽山川以干旱暵以皇賈疏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宗廟以人

鄭氏衆曰羽舞者析羽鄭氏鍔曰析白羽也陳氏暘曰羽舞籥師鼓羽籥之舞是也旄舞者氂牛之尾賈疏山海經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有毛其名曰旄牛干舞者兵舞賈疏舞師有兵舞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為兵舞陳氏暘曰干舞司干授舞舞器是也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賈疏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程子曰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而必返有盈而反之意辟廱以旄

劉氏彝曰羽舞秉翟以為文舞也

案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

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盖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辨正陳氏祥道曰春秋有事於大廟萬入去籥則宗廟兼用干戚與羽籥而康成止謂以人跡矣

通論陳氏暘曰大祭備樂必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大廟萬入去籥則宗廟兼用干與羽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如注所云也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示則

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不特兵舞大司樂言其章不言其器樂師言其器不言其章互相備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薺本又作齊徐私反注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為趨書亦或為趨

正義鄭氏衆曰肆夏采薺皆樂名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鼔陔為節　劉氏彛曰車亦如之者車行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祭凡人行趨車行環拜及射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其節而命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大子亦在其中及為王則儀既成而自然合節矣或謂專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為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在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

之車之疾徐御者所操縱然則此儀併以教御也故

夏官大馭亦言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

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禮樂

未嘗斯須去諸身故中和之志不内散而非僻之心

無自入

存疑鄭氏康成曰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

廷之儀也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堂上

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賈疏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薺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内行以肆夏也此謂步迎賓客賈疏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迎此注據大寢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與大寢同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賈疏車無行趨之法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内奏肆夏曲禮國君下卿位鄭注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黄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賈疏黄鍾陽聲之首

陽主動出而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右陰主靜恐王大動故動以告靜㽔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左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

大師於是奏樂

賈氏公彥曰王有五門應門外仍有雉庫皋三門經不言樂節注亦但據路門外內而言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薺即門外謂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遥奏采薺矣　經先言行後言趨下又言環拜據從内向外是出時也禮記玉藻先言趨以采薺後言行以肆夏據從外向内是入時也　鄭氏鍔曰在堂

則賓尚逺故行出門則賓已近故趨也　易氏祓曰朝宗覲遇饗食皆乘路車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亦因車之行而為之奏故曰車亦如之

環拜以鍾鼓為節

正義鄭氏衆曰環謂旋也拜直拜也

案此蒙上教樂儀之文則亦謂國子也依先鄭及疏義則亦謂王也行趨有環時迎賓有拜時周旋拜跪皆節以鍾鼓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貍首在樂記賈疏樂記云左射貍首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云大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賈疏謂七節五節之間緩急稀

一稠如 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賈氏公彦曰凡射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射人職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皆以四節為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節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 薛氏季宣曰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奏射節所以為聽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貍首詩曰曽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

案貍首鄭注大射儀以為逸詩是也既逸矣何又以曽孫當之曽孫侯氏等語與騶虞采蘩采蘋三詩絶不類葢後人附會為之未可據也劉氏敞疑貍首為鵲巢二字之訛説見大射儀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事次序用樂之事　賈氏公彦

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繆　李氏嘉會曰下文所謂小事令奏樂成告備皆樂政也　歐陽氏謙之曰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備缺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怠無非樂政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　賈氏公彦曰大次二祀之樂鍾鼓大司樂令之此小祭祀鍾鼓樂師令之但無舞舞師職小祭祀則不興舞

案大祭祀則大司樂令奏三夏小祭祀不奏三夏直奏鍾鼓而已其他小事亦該焉不特祭祀也如王大食大司樂令奏鍾鼓則常食當樂師令之亦其事也至玉藻所云進禨升歌則事太小或未必有鍾鼓而樂師亦不與矣

凡樂成則告備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謂所奏一竟賈疏竟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為一成書曰簫韶九成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詔来瞽臯舞臯何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来瞽詔眡瞭扶瞽者来入也賈疏入升堂作樂也大祝職来瞽令臯舞注来嘷者皆謂呼之入彼来上無詔字故以来為呼之義與此無異也臯之言號賈疏號號呼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賈疏大胥職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也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存疑賈氏公彦曰祭末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

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徹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也

案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席於階上學士則升堂立於其側而偕瞽者竝歌與大司樂帥國子而舞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之則學士當次於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於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

通論王氏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謂之國子

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

令相相悉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相令眡瞭扶工賈疏儀禮扶工者皆稱相

鄭氏衆曰令相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

案令相兼樂之始終瞽之出入升降而言先鄭以文承歌徹之下故云告當罷耳　又案上言奏鐘鼓謂

小事也凡樂成以下則大祭祀亦在其中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案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也此又云序其樂事見饗食諸侯之禮重也覆舉序樂令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異於祭者無來瞽臯舞歌徹三事耳指言諸侯見饗食王國之卿大夫及聘卿則不必然也疏謂詔来瞽歌徹等皆如之若然則經何不云饗食諸侯亦如之而為此詞費乎又謂饗食徹器亦歌雍滋謬已所饗者辟公則相者非辟公也奚取爾乎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燕為舞帥為率射夫為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為燕率當

為師射矢書
亦或為射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夫衆耦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射有三番天子六耦畿内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初射止六耦三耦等射以誘射也再射六耦與衆耦俱三射又兼作樂三番皆以弓矢舞注言衆耦則包六耦以下　王氏昭禹曰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射也治射政者司馬也以射法治射儀者射人也師帥之舞者樂師也諸侯尊大射大司

樂詔以弓矢舞樂師不與

樂出入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

案九夏亦以鍾鼓奏之然所奏器多而成調其節長若奏鍾鼓則直鍾鼓而已無他器其節短凡行一禮有奏夏時有奏鍾鼓時隨其事而爲之節耳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當爲倡書亦或爲倡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命將故言

凡以該之大獻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師還未至之時豫教瞽矇入祖廟樂師遂倡道為之

祭郊廟朝廷閨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庸預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教瞽矇而為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

王氏昭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為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

及命將明矣葢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敎愷歌而倡之職相副事相承也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樂官往陳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賈疏小宗伯職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又獻素獻成皆哭於殯門外彼據未葬獻材時此文承陳樂器之下謂持器向壙及入壙時序哭之也

賈氏公彦曰言凡兼大小喪樂器明器樂官笙師鎛師之屬往陳之者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案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喻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正義鄭氏衆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賈疏知者下文

云入學合舞也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名聚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賈疏月令注酎之言醇謂重釀之酒祭宗廟用之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賈疏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第九關內侯第十九列侯第二十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巳上年十二賈疏既云取七尺巳上則十二當為二十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案學士之版謂學於成均者之名籍也國子及鄉之

選俊皆在焉諸子即國子之倅掌於諸子之官者故以諸子目之學於成均則為學士大胥掌學士之版名諸子當補者諸子之官乃選諸子致之於大胥而補之使登學士之版既入成均則與國子同受樂德樂語樂舞之教不徒合舞而已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讀作釋采音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賈疏學宮者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也　秋頒其才藝所為也賈疏頒分也分其才

藝高下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賈疏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菜蘋蘩之屬合舞等其進退合聲等其曲折竝使應節奏賈疏舞與聲遞相合案舍菜蓋祭樂祖於瞽宗因而合舞也須學者須其所習之業因而合聲也合者齊其綴兆均其節奏之謂

通論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是春未嘗不學聲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是秋未嘗不學舞也

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也　黄氏度曰樂師教六舞未嘗合也故大胥於始入學合而教之　孔氏穎達曰釋菜有三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文王世子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舍采合舞者謂欲合舞先釋菜也　鄭氏鍔曰禮有釋奠有釋菜釋奠則有迎牲酌獻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

薀藻之類致虔而已

存疑陳氏暘曰月令孟春命學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由是觀之春夏重舞秋冬重聲春入學釋菜合舞則舉春以見夏秋頒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也賈疏大同即經所謂會蓋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繆也言爲大合樂習之賈疏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則此經所云乃爲季春大合樂習之序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

案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詘伸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蓋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綴兆也出退休也凡奏樂舞者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或出而舞

或舞罷而入其序各以其所習依行列而次之如其人當列第幾行第幾位未必以長幼也

比樂官展樂器比必里反杜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展謂陳數之　杜氏子春曰次比樂官也

案以上教國子學士之事此則兼及大師以下之官皆所以待合樂而爲有事之用也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擊鼓以名之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賈氏公彦曰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則以鼓名學士舞師職小祭祀不興舞則亦不徵學士也

案上經言大祭祀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則大祭祀大饗舞者皆國子也此專舉祭祀則饗燕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

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以舞仕者
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士舞饗
燕之樂為其將為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
礪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
樂工同歌觀旄人職則非祭祀大饗學士不為之舞
序宮中之事
祭宮中之事謂樂事也如王大食恆食皆以樂侑進
禨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度工有定員

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鐘鼓同義即此所以大為之坊也　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宫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宫正宫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謙之謂宫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序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宫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䵽古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䵽罰爵也詩云兕䵽其觩撻猶抶也抶以荆扑（賈疏文十八年左氏傳齊邴歜以扑抶閻職）賈氏公彦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名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知其在不

通論陳氏暘曰樂記云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周官大胥正舞位位則酇也所以為綴小胥廵舞列列則

佾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廵之以肅其慢　王氏安石曰肆師相祭祀則誅其怠慢小胥廵舞列則撻其怠慢有司則加呵責學士則用教刑

正樂縣之位王宫縣諸矦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賈疏鼓鎛亦縣注直云鍾磬者據下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宫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

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賈疏成二年左傳杜注軒縣闕南面形如車輿是曲也諸侯之禮也其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賈疏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是軒縣去南面之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賈疏諸侯大射備三面北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為判縣可知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賈疏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是階間也鄉射記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為縣磬縣於東方辟射位也

案諸侯之軒縣三面東縣西縣北縣皆同大射北縣止一建鼓者餘為辟射去之非其正也士特縣在北面北面則階間也如行射禮則亦辟之故鄉飲於階間而鄉射則於東方也彼記直有磬而已其實鍾鎛鼓聲並存焉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堵丁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賈疏隱五年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八為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

之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也淮南子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賈疏襄十一年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引之者證諸侯之卿大夫判縣有鍾磬之義

賈氏公彥曰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云半者一堵半其一肆也直言鍾磬不言鼓鎛者鼓與鎛惟縣其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

案鍾磬在虡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即半也

合兩列則全而為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注以合鍾與磬為全遂致滋誤

存疑鄭氏康成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賈疏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也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賈疏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

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縣皆有鎛卿大夫則有鍾磬無鎛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縣異於大夫以上耳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奏之鼓鄉飲鄉射士禮也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士之特縣亦鍾一堵磬一堵而有鎛與鼓鼙明矣

案經所言原無諸侯之卿大夫士異於天子之卿大夫士之差半之云者鄭氏之臆說敖氏以經證之當矣

存異陳氏暘曰鄭康成以鍾磬十六在一虡為一堵杜預謂縣鍾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傅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説也　薛氏季宣曰鄭氏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鍾何以和樂疑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為一堵

案樂有黄鍾大吕大蔟夾鍾四清聲故編鍾編磬必

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爲爲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四清古濫也樂之宵縻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於諸侯之臣半天子之臣之說謂士縣有磬無鍾亦知十六之不可缺故寧存其一而去其一也薛氏以有磬無鍾何以和

樂駭之似巳顧謂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則微特清聲也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其說易惑人故論之賈氏取數於八而倍之之云蓋未曉其所以然而聊取近似以相擬至服虔引外傳以疏内傳之七音乃云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為八十四律荒遠無稽賈氏巳黜之不復置辯　又案自大司樂樂師及大胥小胥皆以教為職而凡樂之政令綱紀繫焉若大

師以下則無與於國學之政所司者聲音之事器數之守所教者其屬而已此周官先後之序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